



## 我想與我的子宮 道別

/ 無名氏

2018年8月23日

我是愛滋病毒感染者，女性，年過半百，有家人、有工作，住在臺灣尾。

世間所有故事，都可以有許多看法與觀點，沒有標準答案；作者或許也不應該期望能導引讀者做出某些制式的答案。希望藉由這些愛滋病毒感染者故事的分享，能減少一些似是而非的誤解，能引發一些省思及討論，甚至辯論。讓我們正視這些存在於我們周遭，無法逃避的議題。

去年（2017）開始，我下腹疼痛，

檢查出子宮長（肌）瘤，不大，醫師開了止痛藥，叫我回家。

我知道這問題很多女性都有，靠吃止痛藥來緩解疼痛；我也知道，很多醫師會考慮女性的生育問題，非到不得已，不會選擇手術治療，一般都還是讓病人吃藥。

只不過，我已經不那麼年輕、也早就有孩子，連孫子都有了。

我詢問醫師我是否適合切除手術，W 醫師沒有同意。

我的疼痛與出血情形越來越嚴重。因為我固定回診婦產科，W 醫師對我的病情非常清楚，他給我的醫囑是，「假如還是很痛，就去掛急診打止痛針，血紅素低於7就輸血。」

之後的半年內，我進出急診室超過10次，W 醫師幾乎都會到急診室來看我，重複的醫療過程；打嗎啡、吃止痛藥、輸血，我多次詢問手術的可能性，一樣沒有回應。



工作→跑急診→固定回診→回家休養，這樣的日子，我撐了半年。感謝我的先生，他一直陪著我。

在一次回診時，陪 W 醫師為我看診的年輕醫師，主動提議為我手術，W 醫師沒有同意。我虛弱又失望，忍不住還是問了，為什麼不能開刀，W 醫師說，「妳有愛滋，開刀時上麻醉，妳會一睡不醒。」

我沒有任何想法，先生陪著我離開診間，回家。

是，那是一家愛滋病指定醫院。

三天後，在先生的陪伴下，我們跨縣市去另一家醫院求診。新醫師瞭解過我的病情後，平靜的告訴我「愛滋跟這個刀沒有關係，當然可以手術」。

新醫師為我完成子宮切除手術。距離被提醒會「一睡不醒」，不到半個月。

社工聽說了我的故事。我說，我沒有想要怎麼樣，我也沒有要去爭是非對錯，我只希望，醫師願意看愛滋病毒感染者，尤其是我們這種比較偏遠的地方。

就這樣，一個愛滋病毒感染者的願望。

